

# 关于日本“蒙古浪人” 目恒雄

—晓杰

---

---

**内容提要** 20世纪20—30年代,日本“蒙古浪人”目恒雄曾在内蒙古东西部以及中国西北地区活动。从呼伦贝尔等地前后将30余名蒙古青少年带到日本留学;与德王等蒙古上层人士交往密切;并潜往西北青海“旅行”。

目在其回忆录中称这些都是作为“蒙古浪人”的个人行为,与当时的日本军部、政府无关。但作者最近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等机构,发现了目上述行为与日本军部、外务省密切相关的重要史料,考证出其在回忆录中的隐瞒、曲笔;证实了其特务间谍身份。

**关键词** 目恒雄 “蒙古浪人” 戴天义塾 西北侦察

---

---

目恒雄(1902—1997),又名目秀和,日本茨城县人。其祖父目八郎右卫门靠经营酿酒业起家,富甲一方,作为多额纳税人被选为贵族院议员。目之父为地方铁路的站长。目幼年丧母,小学毕业后即离开家乡,住在东京的亲戚所主持的寺院里。在东京读完了初中、高中,随后进入中央大学法科学习,同时在东京大学哲学系以旁听生的身分听课。<sup>①</sup>目自称是“受白头山顶吕灵棘神仙之命”,抛弃学业,开始从事“蒙古民族的复兴工作”和求道生活的。<sup>②</sup>

---

① [日] 目恒雄:《目恒雄略历. 神仙的宠儿 1—胎动篇》,东京国书刊行会1991年版,封底。

② [日] 目秀和:《蒙古神仙邂逅记》,东京德间书店1991年版,第69页。

1925 年底，目在日本开办针对蒙古留学生教育的“戴天义塾”，自称完全私人出费。到九一八事变前，从东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等地，先后将 30 余名蒙古族青少年带往日本留学。在东、西内蒙古广泛结交蒙古上层人士，与德王、郭道甫、包悦卿等交往密切。1936 年初，目化装成东部内蒙古的喇嘛，潜往中国西北地区“旅行”。

目入蒙时间长，活动范围广，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日本是名噪一时的“蒙古浪人”。但关于他的研究，国内由于资料所限，只是在内蒙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的《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和扎奇斯钦在日本出版的汉文著《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一书中提起过此人的存在，据作者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针对目恒雄的具体深入的研究。在日本，除目日本人于 1991 年出版了自传体回忆录《神仙的宠儿》一书外，目前也没有学者专门研究此人。可以说关于目的研究，在中、日两国都是一个空白。任此下去，目留给后世的，就如同他在《神仙的宠儿》一书中将自己美化的那样，是一个与当时的日本政府、军部完全无关，为了“拯救落后的骑马民族”才有了他的一系列入蒙行动的“蒙古民族同情者”的形象。

最近，作者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务省记录》中，发现了 4 份 1930 年前后有关目的史料。分别是“戴天义塾”蒙古留学生的费用最初由“满铁”支付；1929 年目向日本外务省请求蒙古留学生的经费，外务省同意从机密费中支出；“戴天义塾”在 1931 年以后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目在西宁被捕后，为了尽快摆脱牢狱之苦，写给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的求救信以及日本外务省与驻南京日本使领馆等为了“救出”目而拍发的往来

电报。<sup>①</sup>经作者考证、对比发现,这些史料与 目在回忆录中的许多记述出入较大。回忆录中大量存在着歪曲事实、美化自己、掩盖与军部关系的曲笔。这些史料对揭露 目所云兴办蒙古留学生事业纯属个人行为、一切与日本官宪无关,驳斥其“西北行”并无间谍使命等说法,都是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与此同时,作者还在日本全国联网的图书资料网中发现了只有日本山口大学图书馆一馆所藏, 目恒雄述,出版地不明、出版机构不明的《自绥远省百灵庙至青海省西宁侦察报告书》这一重要历史资料。作者坚信这是能揭穿 目间谍身分的第一手资料。于是通过自己所在大学向山口大学交涉,几经周折,终于取得了资料的阅览权。不出作者所料,该资料是 目恒雄在1936初年潜入中国西北侦察、7月在青海西宁附近被扣捕,1937年2月26日,即被“救出”的两个多月后,写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侦察报告书。当然不是公开出版物,不知经何渠道被山口大学收藏,尘封已久。在该“侦察报告”的“绪言”中, 目将其受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遣,伪装成蒙古喇嘛,潜往中国西北地区侦察的目的、使命、经过等作了详细的说明。与《神仙的宠儿》中所述其“青海行”的目的是“想起

① 这4份资料分别是:

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在本邦留学生关系杂件》第七卷(B-H-05-00-00-01-00-00-07),《蒙古学生白音嘎等六名本邦留学(学资由机密费支出) 目恒雄申请》,昭和4年2月。

2、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在本邦留学生关系杂件》(I-1-2-0-004),《关于收容蒙古学生学园之件》,昭和6年2月2日。

3、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参考资料关系杂件 学校及学生关系 第一卷》(B-H-07-02-00-04-01-01),《关于收容蒙古学生之经国学园开园之件》,昭和6年2月2日。

4、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新疆况况及事情关系杂纂 第七卷》(B-A-6-1-148),《昭和11年7月28日到昭和11年10月15日》。

在柴达木盆地居住的蒙古族,同样信奉喇嘛教,于是为了调查‘在青海建立理想天国的可能性’开始西行”的记载大相径庭。是揭穿目间谍特务身份的第一手直接史料。

下面以上述史料为主,结合对比目的回忆录《神仙的宠儿》一书,对目施行的蒙古留学生教育;与蒙古上层人士的交往;潜往中国西北地区侦察等活动等进行叙述分析,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 一 戴天义塾

1924年夏,目恒雄以大学生的身分,利用暑假到中国东北旅行。在游览了大连、奉天、长春等地后,来到了内、外蒙古交界的草原地带。在今属于外蒙古的克鲁伦河畔,结识了扎木苏隆亲王夫人。当时,亲王扎木苏隆在外蒙革命后,作为请求如何处置哲布尊丹巴活佛的特使被派往北京。后随着外蒙革命情势的发展,扎木苏隆担心返回外蒙后遭难,于是滞留北京,被北洋政府安置在蒙藏委员会任闲职,独居北京。目拜扎木苏隆亲王夫人为义母,于是成了扎木苏隆亲王的养子,并取蒙古名“那仁特木勒”。<sup>①</sup>随后目旅行至呼伦贝尔,在海拉尔会见了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的总务厅长荣安,向其提出“准备从呼伦贝尔招收五六名蒙古留学生,带往日本进行教育。并强调自己所做的一切与日本官宪无关,毫无从政治上、军事上利用的意图,而是出于个人的真挚感情,让生活于贫困草原的蒙古优秀青年得到学习的机会。并强调讲从海

<sup>①</sup>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 3—神秘篇—(下)》,东京国书刊行会1991年版,第64—85页。

拉尔出发到日本的路费及在日本的学费、生活费全由其个人负担”。<sup>①</sup>

第二年秋，目再赴呼伦贝尔，将选定的留学人员带到日本。1925年12月1日<sup>②</sup>，目在横滨创立了自称是由其祖父、伯父出资、为蒙古留学生提供衣食住及学费的“戴天义塾”。<sup>③</sup>塾址先设在大本教信徒、商人上泷的别墅内。第一批塾生有哈达(19岁，后入早稻田大学)、文通(19岁，后入早稻田大学)、桑金(后入麻布兽医学校)、韩庆德(20岁，后入麻布兽医学校，毕业后归国从事畜牧业)、拉布林钦(达尔罕亲王之孙，14岁，后入东京府立六中、中学四年级时归国、加入“满洲国”军队)、钦加(13岁，其父北大毕业，时任科右后旗农会会长，入东京府立六中)等6人。<sup>④</sup>初到时，塾生们在塾内专修日语，一年后，经目与多方斡旋，相继进入了上述各类学校。

1926年，目再度赴呼伦贝尔及奉天，将第二批蒙古留学生带到日本。分别是：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总务厅长荣安之子郭文霖(18岁，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归国后曾任傅仪近卫队长，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日本投降时任第十军管区司令、中将)。那

①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3—神秘篇—(下)》，东京国书刊行会1991年版，第253页。

② 据《关于收容蒙古学生学园之件》讲，第一批蒙古留学生是昭和2年，即1927年来日本的。

③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最初的留学生费用可能是目恒雄的亲属所出。但据《关于收容蒙古学生之经国学园开园之件》和《蒙古学生白音嘎等六名本邦留学(学资由机密费支出)目恒雄申请》的记载，1928年以后的费用是由满铁、外务省支付的。

④ [日]《神仙的宠儿5—天恩篇—(下)》，东京国书刊行会1991年版，第53—58页；据《关于收容蒙古学生学园之件》中记载，留日蒙古学生会在开园式上散发给出席者的“谨启”中讲，当时20岁左右的人二三人、12、13岁的孩子三四人。没过半年，有三四名回国。

木色来(18岁)、玄恩忠(8岁,后入东京保善工业学校。旅居日本,技术专家,企业家)、玄恩义(6岁,恩忠之弟,后入东京殖民贸易学校、归国后在 目的兴安牧场工作、日本投降时死于战乱)。另外三人是由奉天蒙旗师范学校校长郭道甫推荐的科尔沁右翼后旗的韩凤林(21岁,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归国后曾在满洲国服务,后投奔德王,1934年9月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三团所杀)、布特哈旗的鄂成亮、奈曼旗的斯日古楞。这三人都是奉天蒙旗师范学校出身。1927年3月26日,为了就学方便,“戴天义塾”由横滨迁入东京市内目黑区驹场302号。新塾址是 目以每月120元的租金租借律师保仗幡的二层别墅。一楼为教室、食堂、 目的卧室、办公室等,二楼6个房间为塾生宿舍。 目聘请其朋友荒木秀雄为塾主事,中学时的同学江幡宽夫为塾监。塾内教育以将来升入日本各类学校为目标,主要进行日语教育。<sup>①</sup>

1929年2月,白音嘎(巴布札布的外甥,其父塔萨特为巴布札布的参谋)、孝木豪尔(白音嘎之弟)、宫布尔温敦(呼伦贝尔都统贵福之孙)、萨木哈顿哈斯比利特(伯父为鄂伦春酋长)、安东尼·桑加(布利亚特蒙古人)入学。第一批的塾生拉布林钦、钦加等已经读中学。 目向日本外务省提出申请,这6人的学费从外务省的机密费中支出。<sup>②</sup>

据日本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记载,“1928年开始,蒙古留学生的经费,最初从满铁领取补助。由于 目没什么本事,并对关系者耍花招,遂失去信誉,补助被停止。学生生活陷于困境。后经

①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5-天恩篇-(下)》,东京国书刊行会,1991年版,第59-70页。

②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在本邦留学生关系杂件》第七卷(B-H-05-00-00-01-00-00-07),:《蒙古学生白音嘎等六名本邦留学(学资由机密费支出) 目恒雄申请》,昭和4年2月。

同情留学生的陆军方面及有力者斡旋,1930年12月28日,目与学生断决关系,今后蒙古留学生的一切事务委托财团法人修养学园后援会干事长瓜生喜三郎管理。瓜生在朝野有力者的帮助下,暂时将九名学生安置在东京市内麻布区自己所属的宅院内,取名经国学园。1931年1月18日举行开园式,同园顾问陆军大将白川、陆军少将建川等出席。<sup>①</sup>由此可知,第一,1928年以后留学生经费一度曾由“满铁”支付。这与目在《神仙的宠儿》中所讲,留学生的一切费用由其个人所出不符,并且隐瞒了最初由满铁支付留学生费用以及后来由于满铁停止提供费用,从1929年夏天开始,留学生们衣食无着、忍饥挨饿之事。第二,1931年以后“戴天义塾”已不存在,并不象目所说的那样,持续到九一八事变前。

据《外务省记录》记载,1931年初,在日本由目关系而来的蒙古留学生有:新成立的经国学园,学生人数共9人。即梁玉岗(帝国大学医科)、郭兴元(陆军士官学校)、德树元(陆军士官学校)、包海明(陆军士官学校)、鄂选五(国立东京美术专门学校)、李友桐(即阿思根一作者注,日本大学或早稻田大学经济专门部)、韩庆德(麻布兽医学校)、曹伯圣(即拉布林钦一作者注,东京府立六中)、李树槐(即钦加一作者注,东京府立六中)。另外其他4名是,德古来(即吉日嘎朗,曾任伪蒙疆政权财政部长等职一作者注。长崎高等商业学校)、韩凤林(陆军士官学校)、包国梁(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吴广义(乌云达赖,早稻田大学)。当时合计在日由

①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参考资料关系杂件 学校及学生关系 第一卷》(B-H-07-02-00-04-01-01),《关于收容蒙古学生之经国学园开园之件》,昭和6年2月2日。

目关系而来的蒙古留学生共 13 名。<sup>①</sup>

从 1925 年末至 1930 年, 目共将 30 余名蒙古青年招致日本接受留学教育。到九一八事变为止, 共培养了韩凤林、郭文霖、哈达、包海明、阿思根、玛尼巴达拉、乌云达赖等多名蒙古青年。<sup>②</sup>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这些蒙古青年陆续回国。

目招致蒙古青少年到日本留学, 最初或许有同情弱小民族, “让生活在贫困草原的蒙古优秀青年得到学习的机会”的动机。但主要目的是欲为贯彻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侵略政策培养亲日人材。目在日本被称为“蒙古留学生事业的先觉者”。尤其是伪满洲国政权和伪蒙疆政权成立后, 经“戴天义塾”教育后在日本各类学校留过学的上述青少年, 很多人在伪满洲国或伪蒙疆政权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如郭文霖、韩凤林、德古来等, 于是更显的 目似乎有“先见之明”。目也为此得意万分, 常向人炫耀“某某某是我的弟子”。

目将蒙古青少年招致日本, 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 客观上, 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蒙古族文化教育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 这些青少年能在日本接受到比较先进的教育, 开阔了眼界、学到了一定的现代军事知识及其他实际技能。其中的一些人在解放战争时期还走向了革命阵营, 如阿思根、包海明等。这大概是 目万万没有预料到的。

①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参考资料关系杂件 学校及学生关系 第一卷》(B- H- 07- 02- 00- 04- 01- 01),《经国学园学生人名表》,昭和 6 年 2 月 2 日。

② 由于资料所限,现在能查明的人数是 25 名,其余 11 名还有待继续考证。由于资料所限,现在对第二期以后学生的来日经纬还不十分明朗,经 目之手来到日本留学蒙古学生的具体人数、回国后的归宿等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 二 与德王等蒙古要人的交往

九一八事变前后，目在奉天、北平等地，与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校长郭道甫、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包悦卿、察哈尔省锡林郭勒盟副盟长的德王等交往密切。

郭道甫，达斡尔族。1894年生于呼伦贝尔。1925年初，与白云梯筹建内蒙古人民党。10月在张家口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并任秘书长。1928年7月，与福明泰共同领导呼伦贝尔暴动，要求自治。由于暴动失败，他被迫接受东北当局议和条件，只身前往沈阳会见张学良，出任东北边防长官公署谘议。在沈阳发起组织蒙古文化促进会，创办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任校长。<sup>①</sup>从1925年目从呼伦贝尔率第一批学生赴日时，与郭道甫即有交往。并通过郭道甫的介绍，结识了包悦卿。

包悦卿，蒙名赛音巴雅尔。1896年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事，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1934年任百灵庙“蒙政会”财务委员会主人，蒙古各蒙旗驻京办事处处长，授陆军中将衔。德王组织伪蒙疆政权后，包随之投靠。任“蒙古军参议”。1938年任伪蒙疆银行总裁，同年夏在多伦病逝。<sup>②</sup>与目交往时，包在蒙藏委员会供职。目在北平曾就蒙古的将来、外蒙古独立、东部内蒙古、达斡尔族等问题向包请教。

① 张宪文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2页。

② 张宪文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第582页。

包悦卿谈了自己的看法，目表示同感。<sup>①</sup>

此期间，通过包悦卿等的斡旋，目在北平建立了“满蒙民生寮”；在奉天计划充实郭道甫的蒙旗师范学校；并由郭道甫介绍，将韩凤林等三人带往日本留学。<sup>②</sup>

如前所述，1924年夏，目在今属于外蒙古的克鲁伦河畔，拜扎木苏隆亲王夫人为义母。亲王扎木苏隆在外蒙革命后，作为请求如何处置哲布尊单巴活佛的特使被派往北京。后担心返回外蒙后遭难，滞留北京。1926年末，在目的奔走下，将亲王夫人也接到北京。并由目操作，在外蒙取消私有化前，将扎木苏隆亲王所有的近10万头牲畜，通过包悦卿、郭道甫等与东部内蒙古王公们协商，转移到了东部内蒙古的王爷庙附近。目建议其义父母每年拿出以上牧业收入的两成，设立了“扎木苏隆育英财团”，扶助蒙旗教育。<sup>③</sup>

目在《神仙的宠儿》中讲，1927年由他出资，在朝阳门里八大人胡同，为其义父母购买了住宅，并兼作“扎木苏隆育英财团”满蒙民生寮。目自称在北平买房名义上是给义父母居住，实际上是为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一生中或许只有一次到北京游览时准备的免费居住设施；也是为东西往来活动的蒙古志士提供休息场所；同时兼作在北京留学的优秀蒙古青年的集会场所。<sup>④</sup>但利用者只能是蒙古上层，普通牧民无法问津。如从外蒙逃亡来的迪洛瓦活

①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4-天恩篇-（上）》，东京国书刊行会1991年版，第54-57页。

②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5-天恩篇-（下）》，东京国书刊行会1991年版，第185-186页。

③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5-天恩篇-（下）》，东京国书刊行会1991年版，第101页。

④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5-天恩篇-（下）》，第91页。

佛, 青海的辛桑活佛等都曾在这里暂住。

郭道甫当时任校长的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位于奉天的小南关, “校舍破旧摇摇欲坠。仅有五间校舍外加校长宿舍三间。学生三十余名。东北行政当局每月补助 1000 元。这点经费只够雇用两名教师、一名杂役及维持学校运行。就学者一切费用自理。天资聪颖但家境贫困者无力求学”。<sup>①</sup> 目对郭道甫讲“行政当局认可学校的存在就足够了, 学校的充实主要还是要依靠民间的力量。以后从扎木苏隆育英财团中每月支出一千元, 在贵校设立留学预备班, 对来自地方的贫困子弟实行免费教育, 每年选出五六人留学。将他们送至北京及日本留学, 将来有可能送至欧洲留学”。<sup>②</sup> 并且, 目认为“蒙旗学校的任务是确立蒙民意识, 专门知识及技术应在北京、日本以及国外学习。奉天的学习期间以半年左右为宜”。<sup>③</sup>

1924 年, 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布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后, 在政坛上渐露头角。九一八事变前后, 开始酝酿“蒙古自治”。目恒雄自称是“蒙古民族的同情者”, 是“建设纯正蒙古”的倡导、拥护者, 对德王的举动异常关注。九一八事变后, 德王在北京曾对目讲“外蒙古正被苏联蹂躏, 已经失去了自由纯然的蒙古特色。现在满洲由于宣统皇帝的复活, 蒙古虽从属其中, 但也失去蒙古色彩。只剩下夹在外蒙古与满洲之间的西部内蒙古。如果在这里不培养祖先的传统, 蒙古就会灭亡”。<sup>④</sup>

目恒雄是所谓“建设纯正蒙古”的倡导、拥护者。1933 年德

①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 4- 天恩篇- (上)》, 第 258 页。

②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 5- 天恩篇- (下)》, 第 100 页。

③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 5- 天恩篇- (下)》, 第 186 页。

④ [日] 目恒雄:《戴天义塾 日蒙协会 善邻协会》, 善邻会编:《善邻协会史》, 财团法人日本蒙古协会, 东京, 1981 年, 第 18 页。

王等在百灵庙发起内蒙古自治运动,在国内外引起重视和反响。日本军方也派 目恒雄潜入德王府,观测动静。札奇斯钦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一书中提到,“德王提倡自治运动,引起日本军方的注意。时间是难以确定,一个对蒙古有特别兴趣和热心的日本人, 目恒雄化装成喇嘛,潜入苏尼特,会见了德王。他带来日本两个大将松井石根(松井时为中将—作者注)和林銑十郎的信件,说在日本有支持蒙古独立建国意愿。 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遣去驻在蒙古的。德王当然很欢迎他,把他秘密地留在苏尼特旗的一个寺院里”。<sup>①</sup> 德王也曾讲“日本为了笼络我,派 目恒雄持日本陆军大将林銑十郎和松井石根中将的信,来我旗访问。 目伪装成喇嘛长期潜伏在庙上,进行间谍活动”。<sup>②</sup>

目遵照林銑十郎“象你这样有实力的青年,要潜入他们的地域,与现地人保持友好关系,并经常就形势进行分析并向我汇报”<sup>③</sup>的指示,在德王身边活动。德王知道 目恒雄是日本军方的特务,但为了搞所谓“多方外交”,还是把 目聘为私人顾问。目就在他潜入苏尼特期间,将“戴天义塾”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韩凤林介绍给德王,韩得到德王的赏识和信任,成了德王的主要幕僚之一(韩凤林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曾参加甘珠尔扎布组织的蒙古独立、自治军)。<sup>④</sup> 目曾对韩凤林讲“你们发动自治太早了,时机还未成熟,不如我们日本军的力量到达这里时再进行发动自治为宜”。<sup>⑤</sup> 目是潜入百灵庙蒙古自治会议现场唯一的

① 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一)》,东京外国语大亚非语言研究所,1980年版,第53页。

② [日]森久男译:《德王自传》,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90页。

③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4—天恩篇—(上)》,第33页。

④ 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一)》,第53页。

⑤ [日]森久男译:《德王自传》,第31页。

日本人。

1932年3月，目以“为蒙古独立”运动募集资金的名义返回东京，到11月为止，分三次往北京汇款30万日元。<sup>①</sup>1933年3月，为了准备“为将来独立后的蒙古培养人材”，以林銑十郎大将、松井石根中将为后援，目从三井、三菱等财阀募集23万日元设立了“日蒙协会”。可以说它是前述“戴天义塾”的继续。协会设立后目即返回内蒙，实际工作先由依田四郎，后由井上璞负责。<sup>②</sup>

1933年7月德王等在百灵庙举行第一次自治会议，8月24日发出自治通电，在国内外引起震动和反响，日本方面尤其敏感，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有关德王及自治运动的情报。在德王身边“卧底”的目恒雄是日方的情报来源之一。据目在《神仙的宠儿》中讲，1933年12月26日，德王与黄绍宏关于自治的交涉告一段落。德王与韩凤林，目一同从百灵庙出发，31日到达西乌珠穆沁旗向盟长索王汇报交涉的经过。当时该地驻有关东军的特务机关，机关长是蒙古浪人盛岛角房。<sup>③</sup>目当时不客气地对盛岛讲“你在这里干什么？现在蒙古的中心人物是德王，是我找到的应该获取的对象”。<sup>④</sup>怕盛岛与他“争功”。当时，以日本第一“蒙古通”自居的盛岛，不能容忍目在德王身边的策动，随向关东军作了不利于目的汇报。由于目没有得到关东军在蒙地活动的许可，在目离开西乌珠穆沁旗进入满洲国后，关东军接盛岛的电报将其逮捕，理由是“无视关东军在满洲国外随意采取行动，关东军的原则

① [日] 目恒雄在《戴天义塾 日蒙协会 善邻协会》第18页中是这样写的，但德王等人的回忆录中并无记载，这一数字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考证。

② [日] 善邻会编：《善邻协会史》，财团法人日本蒙古协会，1981年版，第ii页。

③ 见拙文，《日本蒙古浪人盛岛角房》，《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16-21页。

④ [日] 森久男译：《德王自传》，第93页。

是不能从满洲国外向蒙古伸手”。<sup>①</sup> 目进入满洲国后在宪兵队接受调查。当时,关东军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保护了目,由于松室的斡旋,目与关东军和解。第二课长吉冈安直中佐要求目将德王介绍到满洲国来,但考虑到德王的前途,目没答应这一请求。只是同意将德王带到“满洲国国境”来。<sup>②</sup> 但德王没有与关东军直接接触,只派补英达赖与关东军交涉购买武器一事。<sup>③</sup>

为此,1934年初,关东军一度禁止目入蒙。目自己分析,禁止入蒙的原因一是小人的嫉妒。即以日本关东军为背景,把西部内蒙古看成是自己势力范围的盛岛角房那样的蒙古浪人的存在。目由于不买盛岛的帐,遭其嫉妒,盛岛欲将目驱逐出蒙地而后快。参谋本部第二课的酒井隆大佐警告目“不要从国外向蒙古伸手”,“你是哪路货色,竟敢煽动德王准备建国,岂有此理”。二是由于拒绝向关东军引见德王。“关东军是实用主义者,如果有利用价值,就始终利用你;失去利用价值时它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你”。后经松室孝良的调节,在目向关东军写了“不从事有关政治民族活动”的保证书后<sup>④</sup>,允许再度入蒙的目被德王聘为私人顾问。但此时德王在百灵庙全力投入与南京政府的交涉,并为了避当时舆论称自治运动有日本人插手之嫌,未敢把目留在身边,而是安置在西苏尼特旗的德王府。此后约一年间,目与外蒙革命后逃入内蒙的迪洛瓦活佛每日靠下围棋度日,并与其经常讨论

①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6-地惠篇-(上)》,第334页。

② [日] 目恒雄:《曾祈愿蒙古民族的独立》,《日本与蒙古》,第17卷第2号,日本蒙古协会,东京,1983年9月版,第99-100页。

③ [日] 森久男译:《德王自传》,第94页。

④ [日] 目恒雄:《戴天义塾 日蒙协会 善邻协会》,《善邻协会史》,第19页。

有关蒙古、青海、西藏等问题。<sup>①</sup>

1934年1月12日,日本军方为了推进“内蒙工作”<sup>②</sup>,将目恒雄于1933年3月,以林銑十郎大将、松井石根中将为后援设立的“日蒙协会”解散,设立了日本军方的外围组织“善邻协会。”最初,关东军的内蒙工作是采取以文化、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方针,活动地域是西部内蒙古的察哈尔、绥远的蒙古地带。善邻协会作为关东军的别动队,一方面在内蒙古现地开展医疗、教育工作,同时在日本国内进行调查、出版事业、接受留学生事业的工作。<sup>③</sup>日本企图通过文化侵略的方式先行铺路,最后达到控制西部内蒙古的目的。

最初,善邻协会以新京的事务所为根据地,在多伦设立了内蒙支部,编成“阿巴嘎班”和“西苏尼特班”。各班配有教师、医师、兽医、汉语及蒙古语翻译,进入贝子庙及西苏尼特旗。在上述地区开设诊疗所、巡回医疗班、兽医部、小学校等。关东军的特务机关人员则以善邻协会工作人员的身分混在其中,进行情报特务活动。后来,在善邻协会的这些设施内秘密设立了特务机关“以进行文化卫生工作为掩护疯狂进行间谍活动、笼络各旗的王公”。<sup>④</sup>

善邻协会成立后,目被善邻协会聘为“嘱托”。目认为自己的对蒙理念与关东军的对蒙古政策不同,对善邻协会开展的活动采取不支持态度。目称自己的对蒙理念是“以蒙古民族为主体,建设纯正的蒙古”,即煽动蒙古独立。关东军表面上进行文化

① [日] 目恒雄《戴天义塾 日蒙协会 善邻协会》,《善邻协会史》,第19页。

② 拙文,《1933-1936年日本关东军“内蒙古工作”述评》,《内蒙古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第56-59页。

③ [日]善邻会编《善邻协会之沿革》,《善邻协会史》,财团法人日本蒙古协会,1981年版,第i i页。

④ [日]森久男译《德王自传》,第93页。

活动,实际是利用善邻协会进行谍报活动,随着关东军支配势力向西部内蒙古的日益渗透,目感到“自己的对蒙理念、纯正蒙古民族的理想,完全被蹂躏,简直是目不忍睹,因此,决定把青海作为工作目标准备西进”。<sup>①</sup>实际上,善邻协会成立后,“内蒙工作”不再是一部分蒙古浪人的个人的阴谋,而是关东军主持下的有组织的行动。目不仅是对蒙理念上与关东军不同,个人影响力也在逐渐缩小。此后目对内蒙工作失去了关心,开始进行所谓“青海工作”以求活路。

### 三 西北侦察

关于“西北旅行”一事,目在《神仙的宠儿》中自称是“在青海和西藏接壤处的柴达木盆地……有一块蒙古族居住的‘飞地’。与蒙古族休戚相关的我,决计离开不纯关系支配的蒙疆(即西部内蒙古,当时伪蒙疆政权还未成立—作者注),在这里以蒙古族为中心,试创设由喇嘛教支配的理想的和平宗教国家,带着这样的构想进入青海”。<sup>②</sup>其实此次“西北之行”,目是以善邻协会嘱托的身分,受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外务省之派遣,“具有到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侦察的目的和使命。为日本军方探察从阿拉善经腾格里沙漠到兰州、西宁、新疆的通道”。<sup>③</sup>即为日本向中国西北和中亚侵略扩张作侦察准备工作。

1936年初,目开始西行。目化装成东部内蒙古的喇嘛,

①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 6—地惠篇—(上)》,第14—15页。

②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 6—地惠篇—(上)》,第15页。

③ [日] 目恒雄:《自绥远省百灵庙至青海省西宁侦察报告书》,日本山口大学藏(出版社、出版地不明),1937年,第1—2页。

取名洛参心拜。持有班禅驻奉天办公署关发的喇嘛护照。目穿着并携带与高级喇嘛身分相符的行装,雇用3名蒙古人随从。为了避嫌,不携带照相机等容易引起间谍嫌疑的特工器材。但携带4支步枪、1支猎枪。由于当时日本对从多伦到百灵庙间的情况已经完全掌握,没有调查的必要。所以目一行从多伦出发时乘汽车经张北、德化、西苏尼特旗、到百灵庙。目的“调查”是从百灵庙以西的阿拉善开始的。

当时从阿拉善到兰州、西宁的道路有三条。第一路称东边道,即从宁夏到兰州的公路;第二条是经平潘到西宁的中道;第三条是穿越腾格里大沙漠、翻越甘肃省的北部屏障祁连山,进入兰州、西宁的通道,即西边道。“因第一路作为公路已经人尽皆知;第二路是蒙古人朝拜者、商队的常走之路,人们也不陌生。所以,为了军方作为将来的参考,我(目)决定选择第三路即西边道”。<sup>①</sup>

目从百灵庙启程一直西行,过定远营,横穿腾格里沙漠。经甘肃民勤、永昌、张掖,翻越祁连山脉后,开始东折,指向西宁。从百灵庙到定远营之间乘骆驼,从定远营到西宁间使用骆驼、骡子、毛驴,使用这些牲畜一方面是为了乘坐和驮运行李,同时还有检验这些牲畜在沙漠山岳地带的耐久力,为日军将来的侵略准备工作提供试验数据。<sup>②</sup>

1936年7月27日,目在西宁城郊被马步芳执行“巡逻防共”任务的士兵抓获,理由是非法持有武器。目称自己是东部内蒙古的喇嘛,是将班禅存放在德王府驻蒙办公署的武器(即所携带

①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新疆政况及事情关系杂纂》第七卷(B- A - 6- 1- 148),《目恒雄从西宁牢狱发出的求救依赖信之要略》,《昭和11年7月28日到昭和11年10月15日》。

② [日] 目恒雄:《自绥远省百灵庙至青海省西宁侦察报告书》,日本山口大学藏,1937年,第2-3页。

的4支步枪(作者注)送往西藏转交班禅部下。所持护照上也是这样写的。马家军士兵根本不听解释,称“即使是东部内蒙古人,在身分未判明之前不准通行”,遂将 目一行押回西宁。 目被投入西宁军法处监狱,关进了每间九尺四方却关押着十六七人、24小时只能蹲、或是坐着的满是臭虫、虱子的牢房。后又被转入关押轻刑犯的西宁县监狱。<sup>①</sup>由于 目将沿途的重要调查记录都藏在贴身的护身佛像内,没有直接间谍证据,所以当时西宁方面并不知道 目的真实身分,以为他真是蒙古喇嘛,只是想没收他携带的优质步枪及猎枪,并缴罚款3000元。可当时 目只有40元左右,还要维持自己、随从、牲畜的开支,无能为力,交不出罚款。于是西宁方面即不审问,也不释放,将其扔在监狱不管。 目难忍牢狱之苦,无奈之下,给青海省长马步芳写信,承认自己是日本人,谎称与特务间谍行为无关,以求尽快摆脱牢狱之苦。<sup>②</sup>内容如下:

马主席阁下台鉴

在此谨向阁下提诉,我作为喇嘛洛参心拜在东部内蒙古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并作为班禅活佛的弟子无人不知。

在前往喇嘛教的圣地西藏朝拜之际,不知因何理由,被投入贵省军法处监狱。已近两月,但从未过堂审问,陷身囹圄,痛感此为不该发生在法制国家之事。

现在我感到,如果作为毫无背景的绵薄的蒙古人,不可能摆脱目前的困境。也可能让您吃惊,但不得不如实地告诉您,其实我拥有日本国籍。我虽是日本人,但只是| 个普通的喇

①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7-地惠篇-(下)》,第285-288页。

②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新疆政况及事情杂纂》第七卷(B-A-6-1-148),《目恒雄从西宁牢狱发出的求救依赖信之要略》,《昭和11年7月28日到昭和11年10月15日》。

嘛教以及民族问题研究者。赴贵地旅行的目的是调查日、共同的敌人共产党势力在四川的情况以及当地民众对共产党的态度。我向佛爷起誓,绝不是肮脏的日本军部的特务。

作为日本人,即使进行喇嘛研究、圣地朝圣,离开自己的国家进入中国边境之际、尤其是现在入境贵地之事,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是应该知道的。请向南京日本大使馆询问是否存在目恒雄其人,恳求早日释放为盼。<sup>①</sup>

同时目恒雄在狱中还给其好友、时任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良少将写信,派随从送往北平,要求松室与日本外务省联系,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并将其快速救出。<sup>②</sup>

日本方面于9月10日获悉目在西宁被扣的消息后,松室孝良积极奔走,北平特务机关、外务省、驻南京日本大使馆以及陆军参谋本部等也参与“救助”行动。<sup>③</sup>9月11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须磨总领事会见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通告目在西宁被扣一事,希望尽快将目释放。高回答立即与西宁方面联系,一定妥善处理。<sup>④</sup>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通知须磨,“青海省政府来电,现在正安排尽快将目引渡到最近的日本领事馆”。10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通知须磨,“目已从西宁送往兰州,被“保护”在兰州公安局,近日内送往郑州日本领事馆。”<sup>⑤</sup>11日,目从

①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7-地惠篇-(下)》,第332页。

②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7-地惠篇-(下)》,第334页。

③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新疆政况及事情杂纂》第七卷(B-A-6-1-148),《上海发南京使馆第249号电》。

④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新疆政况及事情杂纂》第七卷(B-A-6-1-148),《南京发本省第695号电》。

⑤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新疆政况及事情杂纂》第七卷(B-A-6-1-148),《南京发本省第278号电》。

兰州出发,经西安被引渡的郑州。1936年12月12日到达北平<sup>①</sup>。

1937年2月26日,目向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提交了长达约15万字的《自绥远省百灵庙至青海省西宁侦察报告书》。报告中,目对所通过地区的交通状况;过往地方的对日、对苏观;青海省的政治、军事的内面;民族纷争以及赤化的可能性;中央与青海的关系;喇嘛教的势力与外来蒙古人的位置;青海、西藏间的交通贸易关系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并绘制了地图,“以资将来用兵时参考”。<sup>②</sup>

“青海行后”,目在伪满洲国兴安南省王爷庙附近的乌兰河一带经营面积达80万公顷的“兴安牧场”,饲养着1万只羊,500头牛,1000匹马。日本投降时,分别达4万只、4万头、600匹。<sup>③</sup>日本投降前夕,军部打算放弃满洲,日本人转移到与朝鲜接壤的通化一带,负隅顽抗。当时目正在日本国内,奉军部之命返回王爷庙,准备将牧场的牲畜转移到通化,以解决将来日军的肉食供应问题。<sup>④</sup>目到达王爷庙后正着手牲畜大移动之际,苏蒙联军出兵东北及内蒙古。8月13日、苏军进攻王爷庙,目被囚禁。10月31日,被解往苏联赤塔。后被判刑25年,1956年回到日本。回国后,致力于道院的设立与普及,专心于道院修道,任东京多摩道院统掌<sup>⑤</sup>,1997年1月25日逝去。

①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7-地惠篇-(下)》,第347-356页。

② [日] 目恒雄《自绥远省百灵庙至青海省西宁侦察报告书》,日本山口大学藏,1937年,第1-146页。

③ 目在王爷庙经营兴安牧场的具体经过现在是个谜,《神仙的宠儿》一书中亦无交代。作者推测是否是目将其义父母从外蒙古转移至此地的牲畜据为己有值得怀疑。

④ [日] 目恒雄《神仙的宠儿8-炼狱篇》,第9-12页。

⑤ [日] 目恒雄《目恒雄略历 神仙的宠儿1-胎动篇》,封底。

## 结语

通过以上的对比、考证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目实行的蒙古留学生教育以及在东、西内蒙古的活动都与当时的日本政府或日本军部直接相关。目是受日本外务省和军部的派遣,在内蒙古及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特务活动的间谍。他结交蒙古上层人士;遴选蒙古青年到日本留学;收集所到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侵略政策尽力的所谓“蒙古浪人”。而并非象他在《神仙的宠儿》中把自己描绘的那样,一切行动均属个人行为,是出于人间道义所为,是蒙古民族的同情者、拯救者,把自己打扮成蒙古民族的救世主,并竭力否认其与官方及军部的关系。目大概以为日本战败投降时已将大量有关间谍罪证方面的资料焚毁,其间谍行为无人所知,因此在回忆录中歪曲事实,任意曲笔,以为不会被戳穿。其实,“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历史是公正、永恒的,是谁也篡改不了的。

(作者丁晓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刘兵)